

李氏題

安石詩城



巴山夜雨原创文学作品

出版基金资助

李明忠/著

安古城

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居古城/李明忠著. —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7. 4

ISBN 978-7-229-12172-3

I. ①安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59837号

安居古城

ANJU GUICHENG

李明忠 著

责任编辑:杨 耘

责任校对:杨 婧

装帧设计:刘沂鑫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E-MAIL: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023-615206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890mm×1240mm 1/32 印张:17.25 字数:365.5千

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2172-3

定价:35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。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安丘古城

ANJU GUCHENG

目 录

MULU



| 第一部 |

- 旗袍 / 3
- 许舵爷 / 36
- 民歌 / 57
- 裤子 / 70
- 龙凤呈祥 / 93
- 约法三章 / 125
- 忧乐课堂 / 133
- 书生意气 / 146
- 学潮 / 156
- 盟誓 / 168
- 风波 / 176
- 婚礼 / 219
- 春风化雨 / 244
- 别亦难 / 263



第二部

- 捷报 / 279
- 悲喜相续 / 305
- 凝铁村的幸福生活 / 324
- 悲莫悲兮生离别 / 341
- 流亡 / 368
- 黄雀在后 / 385
- 守寡 / 403
- 金子 / 413
- 抚恤金 / 442
- 重逢的枪声 / 459
- 拐点 / 465
- 梦里安居 / 491
- 芦花飞雪 / 509



尾声

- 上下求索 / 527

第一部

DIYIBU



孟樹院子

根幹已不存

園已不成

春風吹

旗袍

安居的春天是鸟儿叫醒的。

这是一只叫早的鸟，天才麻麻亮，它就毛起叫，催促人们赶快起床。初春的早晨浓雾弥漫，几步以外就看不清人。风吹在脸上，像一把刀在割，痛得人龇牙咧嘴，所以，在热被窝头蜷起是最大的享受。冷天是贪欢和懒散的帮凶，夫妻可以尽兴快活，一泡尿憋了一夜憋得尿泡就要胀破了，轻松以后，钻进被窝，继续男欢女爱的游戏也没人笑话。叫早鸟却看不惯了，拿腔拿调，说着人话。你听：儿——尽困！儿——尽困！这鸟儿名堂多，占贪睡人的便宜，睡嘛，你是我的儿子你就紧到睡！鸟声清脆，穿过街头巷尾，追随流风，此呼彼应，有抑扬顿挫，有逻辑重音，声情并茂，语重心长。鸟叫声中，炊烟冲出屋顶，飘绕升起，早餐店开门了，香气洒满一条街。收粪的农民拖着悠悠的调子，如声腔浑厚的男中音，把一桩很臭的买卖吆喝为优美的晨曲。主妇们急忙把盛满秽物的罐子，端到家门口，与收粪农讨价还价。老人故意在晚辈窗前咳嗽，跺脚，提醒恋床的孩子莫再贪睡。晨雾渐渐飘散，朝阳染红了一江春水，白帆“哗啦”一声飞上桅杆，金波跳荡的江面，顿时绽开了一朵朵雪白的莲花。江风鼓起帆篷，浪花四溅，帆船像鸟儿扇动着翅膀凌波而去。于是，叫早鸟急了，提高了嗓

门,变换了频率和声调:儿——尽——困——起!

这鸟儿俨然是安居人的爹。

这是民国二十八年的春天,重庆西部安居古城的一个清晨。摇钱树院子。叫早鸟一声接一声催促,催不醒大姑娘周如惠的美梦。姑娘梦见自己从安居码头上船,进入合川,沿嘉陵江顺水而下,到了北碚。江风吹着她飘逸的长发,吹开了缙云山头的云雾,现出了复旦大学的校门。两条金龙踩着急促的鼓点,欢腾起舞。突然,那个人出现在眼前。她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,盖过了锣鼓的打击声。他在成都读书,是学生会主席,品学兼优,前途无量,哪个撵到重庆来了?糟了,他一定看出我的心事,晓得我喜欢他了,真是情种,追一个姑娘追了几百里。她被他看得不好意思了,脸烧得发烫,急忙偏过头看着脚下,不安地捏着辫子。

“饿惨了哈?”男生走到身边,一只手抚摸着她的脸,另一只手耍魔术一般端出香喷喷的饭菜,在她的鼻尖下旋了一圈,馋得她直流口水。你真坏!她狠狠地瞪着他。男同学笑了,用勺子舀起美味儿,喂她。啊,好吃,比米花糖好吃多了。她夺过勺子往嘴里送,大口大口地吃着。男生温柔地拍着她的背,抱着她骑到龙身上。周围的同学为他们鼓掌,欢呼。

突然,烟雾散去,男同学穿上了军装,就变得凶巴巴的:下牙咬着上嘴唇,眼睛露出杀气,一把枪闪出刺眼的光。男同学提着枪,转身就走。她追上去,双手死死地抱住他的腰,不要他走。

“打完鬼子,我就回来娶你!”男生解释着,推开她,赶她走。

她哭了,很伤心,这一下哭醒了,就听见有人喊她的名字,还在摇

她。她不满地哼了一声鼻音，将身子一滚，滚到靠墙处，拖过被子蒙着头，继续困起。

“起床了！”吆喝声非常威猛。

天啊，是婶婶的声音！

婶婶的称呼有个讲究。原来呀，安居古城的细娃儿不好带，幼小的七夭夭折，大的到了十几岁，也被阎王叫走，于是，娃娃们就把亲妈叫成婶婶，或者奶母。这样的称呼是迷惑阎王爷：这娃儿可怜，连亲妈都不要她了，于是，阎王心一软，就把贵手高高抬起。

婶婶叫声威猛，吓得女儿在被窝里发抖。她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，又赶紧躲过母亲的目光，像是害怕被看出了心事。

“猫儿不在，耗子翻堂。翻天了，你！”老母亲掀开被子，“啪”的一棍子，打在屁股上。

下手好重，痛得她清醒了。老娘回家了，恁个早，这是不可能的事，却又是千真万确。她睁开眼，看着威严的母亲，心里直打鼓。两天前，在沙坪坝，哥哥要求她立即中止学业，马上嫁人，嫁给嫂嫂的表弟，一个叫魏崇廉的生意人。妹妹不愿意，要继续在成都的学业，和那个男生自由恋爱，跟哥哥闹起来。她一赌气，就跑去长途客车站，买了票，回安居了，也不跟正在住院治疗的婶婶说一声。嫂嫂担心妹妹出事，叫哥哥跟着回来。哥哥还是不松口，要妹妹和魏崇廉见面。她大哭大闹，爬上木楼不下来，趁哥哥不注意，偷偷抱了米花糖和茶食糕点，溜进闺房，闭门房门，宣布绝食，向哥哥示威。

哥哥以为她闹一闹，就算了。谁知，一天过去了，妹妹没露面。他有些着急，叫妹妹出来，吃饭了。妹妹从闺房的门缝窥探，看着哥哥着急的样子，扮着鬼脸，有滋有味儿啃着糕点，任凭哥哥有一声无

一声地叫喊。两天过去了，哥哥以为妹妹还是粒米未沾牙，就更慌了，求妹妹吃饭。妹妹舔着手指上的甜味儿，操着一种低缓无力快要断气的声调，说：“你答应我，继续供我读书，让我自由恋爱，我就出来，不然，我就死给你看！”哥哥听这声调，心想：妹妹说话都提不起气了，一定面色苍白，站立不稳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就死人了！正在度蜜月的哥哥，陪不了新娘，搞不定妹子，十万火急搬救兵，给在沙坪坝当宪兵团长的表哥杨罗森打电话，请他立即想办法送姑妈（也是自己的母亲）回安居。

婶婶回来的时候，叫早鸟鸣声正欢。母亲从被窝里揪起儿子，骂：“儿尽困，儿尽困，我儿硬是紧到困。”她揪着儿子的耳朵，喊道：“起床，来客人了，这个贵客叫吕旃蒙，跟你表哥喝过血酒。小吕把你娘送回家，就担水去了，你还不快点起来。”母亲责怪道：“你妹妹想死，你就奈何不了？一个大男人，没得一点纲常，煨不烂煮不熟炖不烂捶不扁，还是军粮处的处长，你那个官儿哪个当得好？去，把门给我拨开！”

儿子得令，急忙穿衣起床，拿着一把菜刀，伸进双扇木门的缝隙，一点点地拨着门闩，累得腿酸手软、满头汗水之后，门，“吱呀”一声开了。母亲冲进屋去，操起手杖，一声吆喝，惊破了女儿的白日梦。女儿惊慌不安，坐了起来。母亲怒气正猛，用棍子撬起被子，使劲摔下床，“啪”的一声，一块米花糖掉在地上。老母一看，火气更大了，一脚踏去，还不解恨，抡起棍子，抽在女儿的肩膀上。患关节炎的老太太，动作如此灵活，就像波仑寺护庙的棍僧。周如惠躲闪不开，结结实实挨了两棍，痛得眼冒金星，哭喊连天。

哥哥冲上来，紧紧抱住老母。周如惠趁机溜下床，逃出闺房。

母亲提着棍子追出来，对着女儿的背影骂：“哥哥要你嫁人，你不识好歹，还用饿死来吓他。你想死，吃米花糖做啥子？人小鬼大！”

跑进堂屋，迎面寒风吹来，她穿着贴身的衣裤，冷起受不了，回身拿棉袄吧，肯定还要挨打。就在这犹豫的片刻，母亲的脚步声近了。万分紧急之时，她看见靠背椅上有一件棉军衣拖到了地上，立即奔过去，要抓来穿，却看见母亲的拐杖了，急忙蹲下去，藏身于棉衣和椅子之间，大气儿不敢出。

“死妹崽，你脚杆长，飙得快也。老娘晓得你娃娃藏在屋头的。你给老子出来！”母亲站在靠背椅边上，用手扶着椅子背，语重心长，说：“妈老了，说不准哪天两脚一蹬就跟你爹去了，你也该有个男人照顾你。你看你姐夫，把你姐姐捧在手板心头，稀奇巴了。你哥哥性子懦弱，遇到事情拿不准主意，妈给他找了个泼辣的媳妇儿。一个软、一个硬，两口子不犟嘴，又有人出主意，撑起一个家。妈老了，家里的事由你嫂嫂做主。嫂嫂的话就是王法！明天晚上，你给我乖乖地陪魏少爷看戏。你称二两棉花去纺（访）一下，安居城头和你一般大的姑娘，哪个不是两三个娃儿的妈了？你还不嫁人？”

老母亲一边说，一边用手杖戳着地面，差点戳在女儿脚趾上，吓得她赶紧把脚缩进大衣里。

吕旃蒙担着一挑水，闪闪悠悠，走向灶屋。周耿光急忙上前接住，说：“你是客人，哪个要得嘛，我来担！”他拉住水桶，接过扁担，握住吕旃蒙的手，自我介绍道：“我叫周耿光，是杨罗森的表弟。来，堂屋坐！”

靠背椅上的棉军衣是吕旃蒙的。他搀扶大婶回家，几乎是驮着

她，走得全身发热，脱下衣服随手挂上，就担水去了。回安居的车上，吕旂蒙有意聊起婚姻自由的话题，劝大婶顺从女儿的心愿，因为，杨罗森有意牵红线，要把表妹介绍给他。杨罗森夸表妹温柔、贤惠、真诚，有知识、有文化，优点一大堆，还是安居一枝花，娶她做老婆是上辈子修来的福。吕旂蒙听得心头发痒，恨不得马上见着可爱的小表妹。一路颠簸，他殷勤伺候，老人稍不舒服，就停下车来，磨磨蹭蹭回到安居，天就亮了。

当吕旂蒙坐到靠背椅上时，周耿光就端来热茶，搁在他面前的桌子上。

“小吕，你喝茶，大婶在处理家事，很急。”

“婶婶。”儿子扯扯妈的衣襟，意思是有外人在场，不要说。

母亲一掌打开儿子的手，说道：“小吕不是外人。你去，把你妹儿给我找出来！”

儿子去了，这间屋看看，那间屋瞧瞧，楼土楼下，四处寻找。

老人家感觉累了，就坐在吕旂蒙对面。这是一张八仙桌，半人高，隔桌子而坐，老眼昏花就看不清对面的人。老人眯起眼睛，望着吕旂蒙，一肚子怨气与怒火。她说：“你给我评评理。我这当妈的哪里错了？我要丫头嫁人，她要饿死自家，急死她妈！她爹走得早，她晓得当妈受的苦吗？她晓得去年子遭水淹，又遇天干，稻谷颗粒未收，皇粮一颗也不少吗？她晓得这样费，那样费多得很吗？这些年，下江地区被日本人占了，摇钱树院子一直在帮助逃难的同胞，家底已经耗尽了。她晓得个屁，不当家不知盐米贵！哥哥成了家，养婆娘，生娃儿，哪里还有钱供她上学？大媳妇介绍她的表弟魏崇廉，给我当女婿，是亲上加亲。小魏跟军队做生意，支持打日本，好得很嘛。这

个死妹崽，她还要反对！”

周如惠感觉有一股血往头上涌，要抓住嫂子，给她几耳巴子。不要我读书，情有可原，可是，我终身的幸福，你就做主了？你是啥子东西？还有这个小吕，母亲为何如此信任他？突然，她打了一个冷噤，就伸手取军衣，取不动，就使劲拉。

吕旃蒙感觉有人扯衣服，回头一看，衣服在动。他提起衣领，突然看见一双黑洞洞的眼睛。四目对视，都大吃一惊。就这一瞥，他知道是谁了。罗森的话一点不假，这姑娘虽然蜷缩着，脸上冷出了鸡皮疙瘩，却依然美丽无比，真是看一眼就会记一辈子。他动心了，身上顿时涌起英雄救美的豪气，便伸出手，把军衣从椅子背上推下去。

“小吕，大婶问你话呢。”

吕旃蒙赶紧说：“大婶，您为女儿操心劳神，我要是有您这样的妈，睡着了都要笑醒。女儿呢，有时候不懂当娘的心意，您不要急嘛。您给她点时间，她会明白的。我的想法呢，如果说错了，大婶您批评。我觉得当娘的呢，也要理解年轻人。追求婚姻自由，这也有道理。您老人家想想看，连男人的面都没见过，姑娘就要嫁给他，那个男人是瞎子、聋子哪个办？不是害了姑娘吗？”

这个小吕是好人！大姑娘裹着大棉衣，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

“小吕，婚姻大事，乱来不得哟，哪朝哪代都得听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”

吕旃蒙颤抖了一下，觉得身上冷了。

“你冷吗？你的棉衣呢？”

“不冷，棉衣在车上。”

“快些去穿起，春天要穿厚点，莫凉到了。”

“我还喝两口茶。”

“你看你这娃儿，出门在外，没娘疼。我的死妹崽，身在福中不知福啊！”

“婶，妹儿没找到。”周耿光无奈地走了出来，见小吕衣服单薄，问：“你冷吗？等到，我找一件来。”

“大婶，我回军校去了。”

周如惠急了，伸手戳他的背。他偏头一看，做了个鬼脸。

“不许走！累了你一夜，哪个都要吃了晌午饭走。我去安排一下。”说着，老人进屋去了。

周如惠站起身来，棉衣笼到脚上，很是滑稽。她羞红了脸，笑着，偏过头，向吕旂蒙拱手施礼，突然却愁锁双眉，“哪个办咯？”她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征求良策。

姑娘楚楚动人，深深打动了旂蒙的心。他给她支招，说：“你先答应嘛，不要硬来。你去见面，可以带个‘灯泡’去噻，还有，看戏的人很多，你就扯谎噻，说挤不进去。”

姑娘兴奋了，差点跳起来。孤立无援，四面楚歌之时，天上掉下来个好军师。她跷起大拇指，笑道：“高招！谢谢！”姑娘深鞠一躬，眸子闪过一道电光，吕旂蒙的心咚咚地响起来。

午饭后，送走吕旂蒙，母亲拿出一个布包，丢给女儿，说：“你婆婆叫我给你，是一件旗袍，她的表哥魏崇廉送你的，你穿起见他。婚姻的事，就这样定了，你敢不听话！”母亲把木棍在地上狠狠地戳了几下，戳出一种威吓。

周如惠拿过旗袍，就依计行事，找“灯泡”去了。她的闺蜜贺德

媛，在情场上打过滚，对付男人办法多多。

一路小跑，跑过后河沟，她敲开闺蜜家门，急切地说道：“姐姐，快救我！”她气喘吁吁，抖抖颤颤，说了原委。贺德媛一听，哈哈大笑，调侃道：“你高兴昏了，来给我报喜？”

“人家急死了，你还取笑？”

“出嫁的女儿哭是笑。”

“你不要这样子嘛，我是真的急也。”

“急着进洞房？跟他睡觉？”

“讨厌死了！”周如惠伸出手来，说，“我撕烂你的嘴。”

贺德媛举起双手，说：“投降，我投降！我问你，不想嫁人，你想做啥子？”

“我就想回成都读书。哎，说句实话，我心中有人了，是我的同学，他一直在追我，可惜我一直逃避。他品学双优，是个美男子，家境也好。”周如惠说着，眼泪就下来了。“我想和他自由恋爱，可是，我做不了自己的主。哎——你说，人为啥子要结婚？烦死了。”

“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。我想找个男人，马上就嫁。有男人真好，有人疼，有人爱。妹妹，你沾过男人，死活都不想离开了。”

“一点没有思想准备，我是真不愿意。我也不敢拒绝，我怕我娘伤心，况且，我娘恶得很。”如惠扯开衣领，露出肩上的血痕，眼泪滚珠子一样下来。

贺德媛心痛了，拉着妹妹的手，问：“哪个帮你？”

“陪我。包厢里头黑黢黢的，就只有我跟他两个坐在里头，我怕。还有，这件旗袍，我不想穿。”

贺德媛展开旗袍一看，连声道：“漂亮！漂亮！”她扭着腰肢，走到